

[畅销青春小说]

邹扶澜 著

梦里说好不分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邹扶澜 著

梦里说好 不分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里说好不分手/邹扶澜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1

ISBN 7-5436-3512-7

I. 梦... II. 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980 号

• 梦里说好不分手 •

作 者 邹扶澜

策划编辑 于红岩

责任编辑 谢 蔚 刘怀莲 E-mail: huailian980@sohu.com

装帧设计 伟 伟

封面绘图 吃 吃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5814611—8664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90mm × 1240mm)

印 张 7

字 数 170 千

书 号 ISBN 7-5436-3512-7

定 价 16.0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8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厂址: 青岛市重庆南路99号 邮编: 266032 电话: (0532)82773478

因为你，当我伫立在鲜花初绽的花园旁边时，

春天的芬芳使我痛楚。

我已忘却你的芳容，也不记得你的纤手，

更不记得你的朱唇如何亲吻。

因为你，我喜爱睡卧在公园里的白色雕像。

那些白色的雕像默然无声，两眼一无所见。

.....

犹如鲜花离不开芳香，我割不断对你的朦胧记忆。

我就像一处一直在疼痛的创伤，只要你一加触碰，

立刻就会使我遭受莫大的伤害。

你的脉脉柔情缠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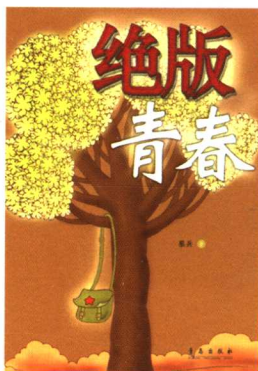
有如青藤攀附着阴郁的大墙。

因为你，夏季沉闷的气息使我痛楚。

因为你，我又去留意燃起欲望的种种标志，

去窥视一切堕落的事物。

——巴勃罗·聂鲁达[智利]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元旦之夜，雪在窗外飘着……
我喜欢看他抽烟的姿势，
喜欢看他抿着嘴微微地朝我笑。
可是，他为什么要对我讲那些过去的事情？
他难道不知道，我爱他、喜欢他？
他却偏要将我的心刺痛……
突然，他将我向前一拉，
在一种说不清楚的力的推动下，
我们接吻了……



突然，
苏晨感到一只软软的小手正牵着他的手向她的衣扣探去，
他想挣开，可是那手根本不听他的使唤……
他触着她火热的、柔如绸缎般的肌肤！
那一瞬间，他忽地惊醒过来，
他倏地抽回手，退缩到一边，
哆嗦着：“别、别……何静，我……我不能……”

One

1

八月的一个傍晚，在华西二中通往教师办公楼的那条宽阔的沙石路上，一个男孩低着头，边走边踢着地上的小石头。

男孩叫苏晨，一米七五的个头，英俊、帅气，白衬衣束进腰带，头发留得长长的，有几缕就蓬松着从额前垂下来。他喜欢有意无意地甩两下头，那几缕头发便很听话地向两边分开，露出一双犹如寒星般的炯炯而闪亮的眼睛。

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你肯定会被这双眼睛吸引，你甚至会脸红，会不自觉地心跳加速。

是的，他是一个让女孩心动的男孩——不但长得帅气，还是学校里有名的“小诗人”，他的毛笔字、钢笔字曾双双荣获校内书法比赛一等奖。

几乎可以这样说，在他这个年龄，上帝所能给予一个男孩的恩赐和惠爱，他都拥有了。

他是上帝的宠儿，是男孩眼里艳羡的对象，是女孩眼里的王子。

现在，苏晨要去找班主任宋老师——宋佳宁。他遇到了一件让他愁苦而又很伤心的事——他被分到理科班去了。而他擅长的是文

科，所以他想调到文科班去。

刚走到办公楼门口，英语老师柳樱子恰好推门走了出来。苏晨忙局促地站住，然后吞吞吐吐地把自己的想法跟她说了。

柳老师听了，摇了摇头，脸上露出几分庄重的神色：“确实不好调，要求读文科的人太多了，再说，那是级部老师集体研究决定的，所以……”柳樱子甩了甩一肩黑瀑般柔美的长发，没有再走下去。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沐在月光一样柔和的灯光里，就像平静的湖面上袅袅升起的一朵白莲，美丽而清纯。

“那……柳老师，你这学期还教我们班吗？”调班的希望破灭了，苏晨像一个即将被缴械的人一样，想要给自己找最后一个妥协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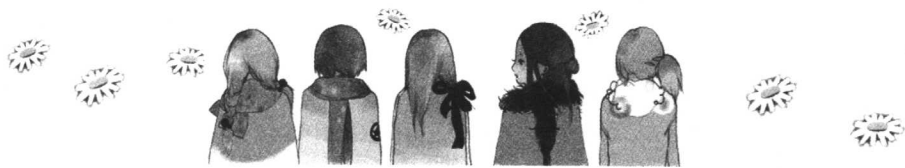
“对呀，我没调动。快去报到吧。”柳老师很轻快地说完，转身迈着款款的步子向前走了，好像认准了他会很乖地听她的话似的。

柳樱子今年二十三岁，一米六多一点的个子，戴一副无框眼镜。平日里，学生们喜欢称她“樱子老师”，她也喜欢学生们这样叫她。

教室前有一棵粗壮低矮的塔松，灯光从敞开的窗户照出来，映出一片浓墨般的阴影。苏晨站在那片阴影里，不知怎的又有些犹豫起来：学文学理听起来没有太大差别，实际上却关系着一生的命运，如果有一点儿调班希望的话，还是找找宋老师——自己的理化基础太差了，学文科才是最合适的。

宋老师教数学，去年担任他们高一·六班的班主任，今年将顺理成章地担任高二·六班的班主任。

可是，一想到樱子老师刚才的话，苏晨便又没了信心。如果这是级部老师集体研究决定的，找宋老师又有什么用处呢？学校又不会



为了自己开口子。

正踌躇着，就见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说笑着穿过院子西侧的栅栏门向他站立的方向走来。高大壮实的那个原来和苏晨同班，叫蒋琴琴。另一个女孩是谁呢？他没见过。可是，她那独特的气质一下子就在他吸引住了：圆圆的脸蛋儿，顺滑的头发，一身洁白的裙子……他想再看一眼的时候，她俩已经走上了石阶，径直走进了高二·六班的教室。

等苏晨回过神来，心竟一阵狂跳，一种莫名的力量让他想也没想就跟着跑进了高二·六班。

教室里的座位已经快坐满了，大多都是熟面孔，只有少部分是生面孔，即使这样，先前的座次还是出现了混乱。大家都知道要重新排座位，所以也就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吵吵嚷嚷的，整个教室像个嘈杂的集市。

苏晨找了个座位，回头用眼睛找到了刚才看到的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心里立即像吃了定心丸似的舒了口气，对自己说：“学理就学理吧，别人能行你怎么就不行呢？”

2

这是一所省重点高中，坐落在距市中心约四十里的一个小镇上。

小镇名叫东苓，处三市交界，十分繁华，交通也很为便利。

开学还不到一个月，苏晨就感到在理化学习上有些吃力了，怎么也跟不上。这天下午，第三节自习课还没结束，他就合上书，走出了教室。

走在学校大门正对着的那条宽阔的沙石路上，他又骤然陷入了

说不出的苦恼和烦闷之中，他恨自己那天晚上为什么不去问问宋老师，如果去问，或许还有一点调班的希望，可现在，什么都晚了。

下课铃骤然响了。课外活动时间到了。

校广播站的喇叭突然响起来，起初只是“吱吱”的几声尖叫，接着就听见一个女孩用纯正的普通话播报道：“‘校园之声’广播站，现在播送高一·八班许纯子同学的来稿，散文——《雨中的遐思》。”

苏晨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广播站开始播送稿件了！这可是头一次。他竖起了耳朵——

是夏天的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手捧一本小说，就着柔和的灯光，读着。细雨就是在这个时候不期而至的，如小猫爪的足音，轻轻地、轻轻地踩着窗玻璃……不一会儿，雨点密集起来，淅淅沥沥的，敲打着窗外那一丛芭蕉，让人想起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

“写得真好啊！许纯子，许纯子是谁？高一·八班？是刚来的新生……”苏晨立在那儿，自言自语着，整个人都陷入到深深的感动中。

“我为什么不也写一篇呢？”这个念头一出现，他的心像灯一样亮了，“如果播出来，她也会听到的，一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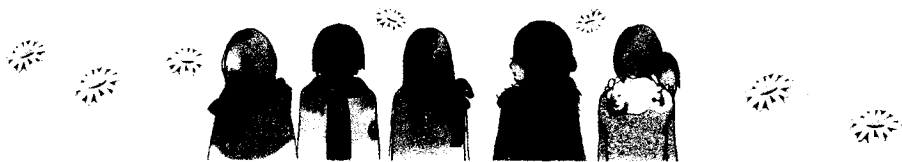
他又听见一个声音在问自己——

“‘她’是谁？”

原来，她就是那晚跟蒋琴琴一起走进教室的那个女孩。现在，他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叶子蕙，他还知道了她的家在济南，是来借读的，她的一个舅舅在校总务处工作。

他要写一篇文章，播出来给她听听。现在就写！

这个念头如此强烈，让苏晨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转身向教室跑去。



教室里的人大部分都出去活动了，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仍趴在桌子上学习。

苏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拿起笔来开始构思。值日生挪凳子的声响让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二十分钟过去了，他写写画画，却连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他气恼地把笔一扔，走出了教室。

好友吴威这个时候一定又在篮球场上打球，这是他每天课外活动的一项固定内容。苏晨向来不爱打球，其他体育活动也几乎没有一样喜好的，可是现在，他却想到操场上走走。他突然觉得自己很没用，不仅理化题做不出，竟然连一篇文章也不会写了。

操场在学校南侧，走过去要经过一条石子铺成的斜坡。斜坡上面有一个高台，右侧开着一个弧形门，进去是学校的阅览室。高有的时候，苏晨常去那里看书，现在课程紧张起来，他很久没有去过了。走到那里时，他忽然想进去看看。

管理员还是那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戴一副深褐色宽边眼镜，一脸的温和。他站在借书台前，目光停留在一本《散文》上，用手一指，刚要叫管理员拿，不想身后竟先扬起一只手臂，接着传来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喏，这本，《散文》第二期。”

苏晨本能地“呃”了一声，没等开口，就见管理员面色平静地取下那本书放在了那个女孩儿的面前。苏晨的目光追随着那本书过去，看到的是一张清秀而又带着几分“倔”气的脸。女孩儿似乎也发现了他在看自己，有些疑惑，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朝他一闪，嘴一撇，拿起书，转身到阅读室坐下了。

《诗刊》也被人借去了，苏晨借了一本新到的《青年文摘》。经过那个女孩儿身边的时候，她抬起头，装出无意的样子把额角的一抹头发向一边一拨，却偷偷地拿眼看苏晨，恰好与他的目光相触，便慌忙低下了头。

他找了个座位坐下，随意翻开一页，是一组名为《爱的短笛》的散文诗，其中有一首是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爱》：

因为你，当我伫立在鲜花初绽的花园旁边时，春天的芬芳使我痛楚。

我已忘却你的芳容，也不记得你的纤手，更不记得你的朱唇如何亲吻。

因为你，我喜爱睡卧在公园里的白色雕像。那些白色的雕像默然无声，两眼一无所见。

……

犹如鲜花离不开芳香，我割不断对你的朦胧记忆。我就像一处一直在疼痛的创伤，只要你一加触碰，立刻就会使我遭受莫大的伤害。

你的脉脉柔情缠围着我，有如青藤攀附着阴郁的大墙。

因为你，夏季沉闷的气息使我痛楚。因为你，我又去留意燃起欲望的种种标志，去窥视一切坠落的事物。

苏晨逐字品读着，心灵被强烈的震撼了；他真后悔没带笔，要不，他会一字不落地抄下来。

晚饭开饭的铃声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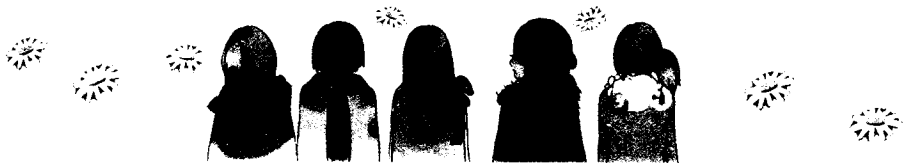
他站起身，准备到借书台前还书。那个女孩儿也站起来了，走在他前面。出了阅览室，似乎是无意间，她的头向一边甩了一下，接着从嘴里发出一声响亮而又圆润的口哨声。

她居然会吹口哨！这让苏晨很是震惊。

他确信自己听到了那个从她的红红的小嘴里发出的唯有男孩子才吹的声音，并且看到了她当时的那种自然而又毫不设防的表情。

这个独特的女孩儿引发了他的好奇。

她个头不高，梳着一根马尾辫，辫上系一个米黄色的蝴蝶结，上身穿一件纯白色的夹克衫，配一条合身的黑色长裤，两手自然地



斜插在上衣口袋里——整个背影看起来清爽、自然，透露着一种薄荷糖般的味道。

还没到苏晨的班级所在的那排教室，那个女孩就向右拐去了。苏晨放慢了脚步，看见她走进了高一·八班的教室。

当天晚自习，苏晨写了一首诗歌和一篇散文，分别投给了《二中周报》和“校园之声”广播站。

3

转眼又是一个周六。按照校规，这是住宿生一个月才准回家一次的日子，所以，下午两节课一结束，大家就忙着回家了。

苏晨和吴威在车站等车。校门口西北五十米就是车站，很方便。

几分钟后，一辆客车鸣着笛驶过来，站台上的人呼啦一下子拥过去，还没等车停稳，就在车门口挤成一团了。

吴威个矮，低着头猫着腰，三拨拉两拨拉，就像一条泥鳅似的钻上了车，不但自己占了个座，还用包替苏晨也占了一个。

苏晨刚坐下，就从车窗看见蒋琴琴拉着叶子蕙的手急匆匆地跑过来。他不禁一阵欣喜，心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她要去哪儿？回济南吗？东苓镇没有直达济南的车，她必须到华西市再倒车。”

车上只剩下一个空座，蒋琴琴眼尖，一下子坐了上去，接着又用目光前前后后地搜寻着，替叶子蕙找座位，没有找到，蒋琴琴就站起身拉叶子蕙，非要她坐。叶子蕙不肯，手扶着车厢上面的横杆儿，在蒋琴琴旁边站着，离苏晨只有一步之遥。

苏晨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的。他对叶子蕙说：“你……你

坐吧？”

这是他第一次对她说话。

叶子蕙转过身，脸红红的，看也没敢看他，手抵在鼻梁上，小声说：“不……不用。”说完，马上又把头转了回去。

他的脸比她的还要红，傻傻地立在那儿，又等了一会儿，见她确实没有要坐的意思，这才有些无趣地又坐下来。

不一会儿，车到了站。蒋琴琴拉着叶子蕙的手抢在苏晨和吴威之前下了车。

苏晨回到家的时候，妈妈正在客厅的一张方桌上包饺子，她知道儿子今天会回来。

苏晨脱了外衣，也到方桌前坐下，帮妈妈包饺子。

妈妈问的话还是老一套。能不能吃饱？钱够不够花？至于学习上的事，她不懂，所以也就不多问，总是重复着一句：“晚上早点睡，别累着。”她说一遍，苏晨就应一声，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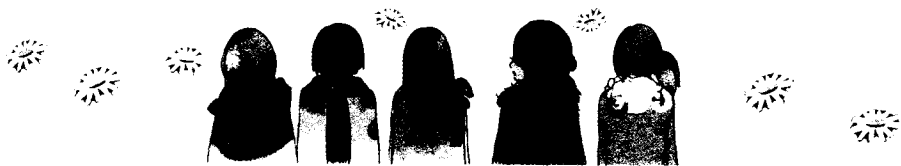
没多大会儿，饺子就包完了。妈妈又忙着去厨房炒菜。一个菜还没炒完，爸爸就下班回来了。

苏晨忙站起身，叫了声“爸爸”。爸爸只“哦”了一声，点了点头，就推开门进了卧室，没有任何欣喜的反应，就像苏晨一直在家从未离开过似的。

苏晨的目光在关上了的卧室的那扇门上停了两秒钟，又收回来。他早已习惯了爸爸那冷漠的，或者说有些怪异的脾性。

饺子刚煮熟，读初中一年级的妹妹苏夕也放了学。

一家人在餐桌前围坐下来。爸爸的脸依旧不明就里地阴着，不过，平日里他也难得一笑。他拿起筷子，说了声“吃吧”，就只管



低头吃饭，再也不说一句话。苏晨偷偷拿眼睛瞥了一下妈妈，见她的脸也阴沉着，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知道他们两个又吵架了。果然，在他抬头的时候，妹妹飞快地朝他使了个眼色，证实了他的猜测，饺子在他的嘴里也就没半点儿滋味了。

整顿饭，除了妈妈往苏晨的碗里夹了两次饺子，并叮嘱他多吃点以外，再也没有半点儿别的声响。

苏晨匆匆吃完饭，拿起书包朝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床上时，突然很想大哭一场。

4

苏晨家是一幢二层小楼，靠近市委大院，是在建筑设计院工作的爸爸四年前分的。

曾几何时，这幢小楼就是苏晨的“荣耀”：他有一个有本事的爸爸，他的爸爸是工程师。班里的同学都这么说。

那么，他真的荣耀过吗？真的为有这么一个“有本事”的爸爸骄傲过吗？

没有。

恰恰相反，他恨他！

是他，将家里搞得一团糟；是他，让自己跟妹妹享受不到一点家的温暖。

从苏晨记事起，爸爸跟妈妈就一直冷战不休。可怜的妹妹，更是在他们的不断的争吵中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她的童年。

苏晨不能明白，爸爸妈妈之间究竟有多少个解不开的结，以至于总是这样僵持、争吵？

更让他不明白的是，爸爸妈妈整天争吵为什么还要在一起生

活？他甚至想，他们还不如早点离婚。真的，他替妈妈抱不平，他在心里可怜妈妈，同情妈妈。

长这么大，他从来没有被爸爸牵着手在大街上走过。他看到的，似乎总是爸爸那张阴郁的面孔。多少次，他在旁边偷偷看着，心想：这就是那个下过乡、读过大学的爸爸吗？

苏晨不能回答自己。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子，葡萄架上浓密的枝叶伸手可及。突然，他听到了一阵滴滴答答的声响。

哦，下雨了！

这让他的周身为之一颤，所有的烦恼顷刻间消失殆尽。

他太喜欢雨了，尤其喜欢这种细小的零星雨。一个人走在雨里，既不打伞，也不着雨衣，任雨丝将头发打湿，是一件多么浪漫而又惬意的事！这样的時候，思绪总会悄悄地长了翅膀，如同一只蝴蝶，翩翩地在眼前飞舞，无数彷徨的、不着边际的想法就在这时潜进大脑，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自己要飞翔起来……

即便是时隔多年以后，苏晨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在他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而伤心得要哭的那个雨夜，他想起了一个女孩——叶子蕙。

他想要给她写一封信，想要把自己对雨的这种美妙的感受写下来跟她分享，想要说说那天让座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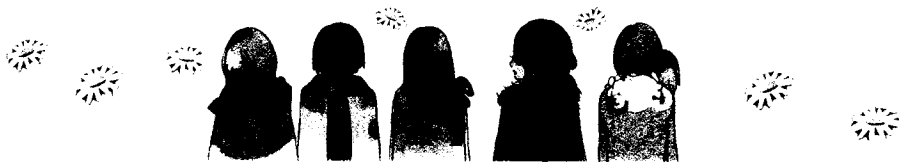
这个念头是怎么潜入他的大脑的，苏晨不知道，更无法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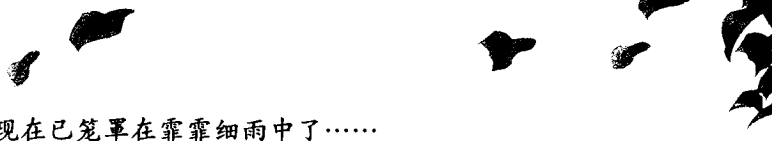
他从抽屉里找出几张精致的空白信笺，就着柔和的灯光，写了起来——

叶子蕙同学：

你好！

你现在回家了吗？不知道济南的天空是否也飘起了细雨，我所在





的这个小城现在已笼罩在霏霏细雨中了……

给你写这封信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问问你，今天在车上我让座给你时，你为什么不肯坐？你也许不知道，我现在一直在后悔，也许我当时再坚持一下，你就……

第二天一早，苏晨没吃早饭就拿着信去了邮局。随着信触到邮筒底部发出“咻”的一声响，他那从昨天就开始压抑的心情，豁然美好了起来。